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周春健:以水墨绘《诗经》名物,能深入理解诗义

疫情期间宅居在家,尤其是有两个多月手边无有太多常用资料,自己做的主要工作是钞书。比如曾经钞写《史记》相关篇目,比如曾经将120余首汉魏六朝诗歌钞录在汉晋砖的拓片上。这种形式的创作,主要是读书会意,而不是技法方面的雕琢,却有意外的收获。这一形式提醒自己,“工夫在诗外”,今后需要花更多时间研读经典、尚友古人。



■周春健作,《诗经》折扇系列之《邶风·鸛有苦叶》

除去每天坚持以毛笔书写方式撰写《习之堂日记》,自己还藉疫情期间时间较为集中,仔细研读了一些历代名画,并作了题跋,感觉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另外,自己收藏有二千余种汉晋画像石、画像砖拓片,有的富于深刻学术内容,计划合适时机作一系统考证研究,并作题跋或临摹。

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是“诗经学”,几年前曾经将《诗经》全本305篇以小楷方式题写在230把折扇上(背面以

隶书或篆书大字题写关键诗句),又以水墨绘出诗中名物。这一艺术呈现方式,对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于深入理解诗义颇有助益。

今向大家推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3月推出的一套书,题为《诗经手绘图谱》,分动物卷和植物卷二册。书中汇编日本学者冈元凤和细井徇二人的《诗经》名物绘图数种,此书无论对于研习国画,还是研读《诗经》,都有所裨益。

●评论家,诗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陈希:拜访自己的心灵,与自己做一次对谈

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牵动无数人的心。非常时刻,我身在广州,心往武汉,关注疫情动态,牵挂湖北的亲友。

我家人分别在武汉和鄂州工作生活,其中有两位是医生,奋战在抗疫前线。疫情期间我非常重视家庭微信群建设,及时转发重要信息,每天晚上召开家庭会议,提醒防护和注意事项,交流思想情感,互相鼓励。

我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很活跃。我较早通过微信朋友圈提出并呼吁征集武汉的省市区三级党校作为隔离诊治宿舍,不少的朋友转发,被有关领导关注。另外,还与朋友联系购买口罩,捐赠给农村底层不相识的乡亲,给予当地力所能及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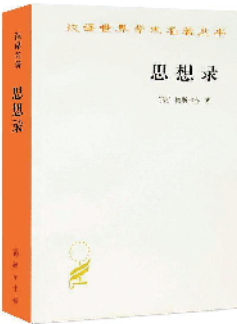
疫情肆虐,几乎都宅在家中。与平常最大的不同,是每天要做饭。饭堂餐厅都歇业关门,我自己动手,购买破壁机、烤箱等,自榨果汁、烘烤面包、自作点心和热干面。北京一位朋友,厨艺水平很高,擅长各种面食,我经常交流请教,厨艺大有长进。

孩子无法上学,与我一起生活。学习之余,我指导他做饭菜。孩子学会煮饭、炒菜等生活技能,主动做家务,培养良好生活习惯。这是高中以来我们一起生活最长的时间,算是以后的美好回忆吧。

我的工作内容为教学和科研,但疫情几乎不受影响。我利用云视频,进行教学活动,博士和硕士生的预答辩都是网络进行。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教育部博士论文评审都是网上完成。

疫情期间,改完40万字书稿《非常的建构》,已付印。撰写并发表3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全国首部抗疫诗集《盼你春天归来》的评论,有8000多字,在

“拜访自己的心灵,与自己做一次对谈。对于民族而言,净化思想,理清认知,是扭转大局、放眼未来的契机。”



■布莱兹·帕斯卡尔《思想录》

《文艺报》发表。阅读8本书,其中诗歌3本,散文2本,学术著作3本。多读点书——读点不太实用的人文方面的书,既安身,又养心,不失为一种选择。

庚子之疫敲响了警钟,是进入深度思维的开始;拜访自己的心灵,与自己做一次对谈。对于民族而言,净化思想,厘清认知,是扭转大局、放眼未来的契机。改变逐渐富裕起来的有些人飞扬跋扈、自大得意的心态,保持谦和的情怀和坚韧的精神,诚实守信,韬光养晦,是当务之急。对于人类而言,在地球庞大的生态系统中,当对其他的物种保持敬畏和尊重。《庄子·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地球的栖居者,而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为主人。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放下成见,抛开私欲,多一些关爱和尊重,是人类永远的命题。我准备写一本这样的书。

我推荐帕斯卡尔哲理散文《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思想录》关于恐惧和信仰的论述,对我启发很大,是我疫情期间重点读的书籍之一。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17世纪科学家、思想家。《思想录》继承与发扬了理性主义传统,以一种浪漫思维的方式讨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问题,深刻洞悉和审视人类境遇和命运,处处闪现思想的火花,成了西方最伟大的思想著作之一。在帕斯卡尔看来,虽然“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正是“思想”成就了人的尊严,“造就了人的伟大”。

●暨南大学教授

## 陈志平:理学正心,唐楷正笔

三十年前学书法,从唐楷入手,寝馈于颜、柳、欧之间,基本功还算扎实。后来受到各种学书观念的洗礼,遂将唐楷弃置一旁,时而隶,时而草,时而行,书法风貌杂而不纯,得在易出新意,失在任笔为体,漫衍无归。今来年齿渐长,颇觉唐楷乃家珍,不可辄弃,于是重理荒芜,转而攻褚,不乏可观。褚遂良乃唐之广大教化主,前承欧、虞,后启颜、柳,下开米芾,世人多知之;而上承汉隶、意兼南北、法严势逸、兼工带写则是笔者近年所悟,以此涵摄诸家、贯通所学,颇有豁然冰释、温故知新的喜悦。

柳公权尝有“心正则笔正”之语,唐宋以来,“心正”为理学家重新发挥,赋予了其道德教化和持静守敬的哲学内涵,而关涉书法本身的“笔正”则被冷落。程颢称“非要字好,即是学”,以此消解高悬于外的学书目的,凸显持之以恒的学书过程;朱熹则释之以“收放心”,将书法学习目的纳入人格修养的轨道。明代陈献章论书法“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将原本由“心”统摄的“性、情”置于“心正”的内涵之中,强调了内在感性的发挥。王阳明则说“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不仅消解学习书法的目的,同时也淡化了“即是学”的过程,已然取消了书法的独立性,将书者之“心”上升到一个既虚且灵的极诣。

书法之作为“心学”,正与宋明理学的互为表里。然而,“心正”似乎没有确解,而“笔正”则可得而论。楷书尚法,笔既正矣,心未必正;草书尚



■陈志平书法作品

意,笔虽不正,心未必不正。以此观之,书法既不可溺于“形”,亦不可专于“意”,所谓“伯英不真,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正”与不“正”,亦在心念之间,以此意作楷,庶几“笔正”矣。

●广州美术学院教师,哲学博士

## 周钦珊:我们要去倾听自然规律

疫情期间,我一直围绕着色彩的谜团在读书,起先在淘宝买了一本包含《论颜色》的维特根斯坦全集第十卷,其中的一些字句很难读通,于是就寻求别的版本进行对照,看看是否是翻译风格的原故。幸运地找到了去年(2019)元月推出的维氏文集第二卷《最后的哲学笔记》。再之后又想起了陈嘉映先生有个维特根斯坦读本,就又去搜索,最后高价买回来了一本二手书,就这样三个不同译本对照着读。

自然界的色彩不单是个物理问题,更是个自然观的问题。歌德挑战牛顿的色彩理论,从一开始就饱受质疑,历经了几百年没有得到多少改观。直到近年来混沌理论的问世,歌德的色彩论因其“友好”的自然观,而重新获得了学术界的正面肯定。

歌德色彩论的核心自然观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些试图通过工具和实验去了解自然的行为,是一种割裂人和自然的行为”。

从阅读当中的争论去重思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意外的收获是在向中大同窗数



■周钦珊作品

学博士杜飞飞请教混沌理论和费根鲍姆常数时,灵光一闪,想到了要创作一种办法去倾听自然规律——那些神秘的常数的声音的冲动。目前正在为实现这个声音实验做工作。

病毒的肆虐,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人类对自然缺乏敬畏和友善。人类改善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除了承认人是自然的一小部分之外,更应该学习欣赏自然的神秘和美好。

居家的时间,不妨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家的问题,我推荐一本书——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